

■教师节特稿



这些年,那些爱

□颜巧霞 文/图

二十岁那年,我从师范毕业被分配到一所偏僻的村小,去村小的路是泥土路,晴天走路骑车都可以。可到了雨天,两只胶鞋一粘一大块土,走路活像拔萝卜,早早出门却在上课铃快要响起的当口,才心急火燎地赶到学校。校长计意阴雨天留老师们吃饭,但那时村小没有钱,各人的工资也不高,秉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想法,校长带领老师们在校园操场东边开辟一块地来种青菜大蒜萝卜等家常菜蔬。逢雨天时从学校的账上支出一元钱来买肉,蔬菜就吃自己种的,吃不完就采摘下来分给各人带回家去。他们抬水抬粪给菜浇水施肥,我也“捋袖揎拳”地要帮忙,被老同事们斩钉截铁地阻拦:

“你这细皮嫩肉的,抬几桶水,肩膀最起码疼个一星期!我们来,我们来就好!”吃饭的时候,他们倒把大鱼瘦肉都夹到我碗里,在那所偏僻的村小,我感受到同事们对我亲人般的疼爱。后来,我调进镇上的中心小学,任教三年级。班上有有个叫潘慧的女孩子,她每天总是第一个来学校,先用抹布把讲台擦得干干净净,再把书本备课讲义收拾得整整齐齐放在讲台左上端。在栀子花盛开的季节,讲台右上端总摆着一只绿色雪碧瓶做成的花瓶,里面养了三两朵洁白的栀子花,是潘慧送的。我第一天见到栀子花的时候,绿瓶里插白花,

那稚朴的美真让人眼前一亮,我惊喜地叫了出来:“啊,栀子花!”此后,整个栀子花的花期,我的讲台上每天都有新鲜的花朵。经年之后,在商场遇见一位中年妇女,她叫住我“颜老师!”我不认识她,看着我诧异的神情,她自我介绍起来:“我是潘慧妈妈呀!”我想起那个每天给我收拾讲台和送栀子花的女孩。她告诉我,潘慧念大学了,成绩优秀,她又笑着回忆当年:“潘慧在家不准我穿红衣,她说,你穿了才好看,我穿了就是难看……”我心里微微的颤抖,那是喜悦的颤抖,这人世除了至亲至爱的人,还有谁会像学生这样纯真热烈地爱我?

潘慧母亲的叙述,让我不由得回想起登上讲台这十多年来,孩子们给我的爱。一个一年级的孩子,去亲戚家吃喜酒,最爱吃糖的他把桌上的糖严严实实藏在口袋里,一颗也不舍得吃,等见到我的时候,一把掏出来塞我手里:“老师给你糖吃!”那个快要毕业的孩子,因为调皮平时没少招我训斥,教师节那天,他却是第一个冲上讲台把一条田螺项链放在我的手心里,那是他用积攒了很久的零花钱买的……

尘世间让人们的心灵觉得快乐满足的永远是爱!工作这么些年,我的日子虽然清贫,但心似花朵盈盈,是因为教师这职业汇聚了那些爱。



走出师范学校的大门,我就上了三尺讲台,从此,成了“孩子王”。

我教学的是二年级两个班的数学课,66人一个的班,不是我想象的乐观。两位班主任一见面,就给我打预防针,说坐后面的都是调皮捣蛋的差生,很难对付。回家,我问从教25年的母亲:是威风凛凛上阵?还是和颜悦色亮相?母亲说了四字——微笑教学。

我先去熟悉教室,没想到一位小女生递给我一只石榴,说:“老师,这是我家树上结的,酸酸甜甜的,很好吃!”红红的石榴裂着嘴,露出晶莹剔透的石榴粒来,我一品尝,的确粒粒爽口。我突然想:一个班不正像一颗石榴吗?我要让每个学生如石榴粒一样,粒粒饱满。

我第一次走上讲台,努力堆满笑容,可一扫视台下:天!蚂蚁般晃动,66双眼睛齐刷刷地投向我的脸,我给自己打气:没

石榴的滋味

□何宇翔 文/图

事,我能管住他们。一声“同学们好”,接着,是异口同声的“老师好”里夹着一声“老师不好”,那声音嘹亮,引得哄堂大笑。我佯装没听到,开始发试卷摸底考试,可整个45分钟,后面几位学生总有闲工夫你碰我我推你的,还好,没一个拒绝考试,算是赏我脸了。

阅卷,两个班共有28人不及格,我心里打鼓,忙分批私下召集开小会,说的是同一内容,我说:“我相信世上没有差学生,只有差老师。我们都争一口气,都争当好学生、好老师,让别人刮目相看,好不好……”这下,没有“不好”的捣乱声了。并感觉那些泄气的皮球好像在慢慢鼓气。

我加夜班赶制了两张插红旗的大表格,分别张贴在两班教室的后墙上,十分醒目,而且离差生就一步之遥,我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来暗示他们,虽没一个点头,但表情告诉我们想较这

个劲。一周过去,好生差生都插上了红旗,甚至有差生插得更多,如听课认真、作业干净、答题准确、积极提问都插了小旗,那表格,简直就像一面镜子,照射各位的脸面,使之铆足了劲的攀比,还引来外班学生参观。我又来了一次测试,居然两班只有7人没及格,而且都有进步。我纷纷插红旗,结果获得满堂彩。

不久,我撞上重感冒,嗓子哑了,天天泡胖大海也不见效,坚持一周后去看医生,医生说若继续讲课,声带会彻底失声。无奈,我只好休课,可学生不能停课,学校立刻换了新老师接手。当学生得知我以后不教他们了,便纷纷来到我宿舍的窗口窥视,我随口说了句有照片的就送一张给何老师吧。午休过后,孩子们纷纷送来了,我对号入座在照片背面写上学生的名字,可没看到那个给我石榴的小女生的照片,她是班长,我非常喜欢她。一问情况,有学生说她哭红了眼睛,她父母不在家,没取到照片。次日一早,她送来了一张很小时候的照片,照片上是四岁的她与小弟的合影。真难为她了!我看着她稚嫩的脸,心里又酸又甜,就像那石榴的滋味。

■图片故事

初恋

□朱凌 文/图

母亲的初恋不是父亲。这段日子,她越来越惦念她心中的那个哥哥了,她说:“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过得好不好,年纪大了,身体怎样。”母亲的这位哥哥,早在几十年前就早已相识,并且两人曾深深地爱过。

只是这位哥哥当年由于家庭条件不好,外婆反对他们在一起,一对恋人只好各分东西。当时的母亲想不开,曾发誓一辈子不嫁。倒是他知道后,写信一个劲儿地劝母亲,还说,真心地祝福她能够找到一个爱她的人。

再后来,别人将父亲介绍给了母亲。二十六七岁的大姑娘,匆忙地就嫁了。母亲说:“当年

嫁给你爸,完全是赌气,心想,过得不好,看你外婆心里好受不。”

谁知,母亲和父亲一过便是几十年。这期间,两人也吵过闹过,可却没有分开过。母亲心中的那个哥哥,也在家人的安排下娶了别人,有了孩子。母亲知道后,虽然心里有些难过,但也是打心眼儿里为他高兴。

父亲知道了母亲的这些事情后,不仅没有责怪母亲,相反还为母亲感到可惜。他对母亲说:“早知道这样,当年我就要劝劝你妈了,为什么不让你们在一起。”每当说这话的时候,母亲总是笑着说:“你劝,你能劝什么,指不定你当年还存着什么心思呢。”

由于同住在一座城市,母亲居然在一次外出的时候,遇见了她的那个哥哥。再度见面,两人一时无语,更多的则是看着对方过得好,心里都很是安慰。在那之后,母亲的那个哥哥,便时常会来到家中做客。

每次他来,父亲势必要取出

好酒,两人一喝便是好几个钟头。那一刻,母亲倒像是个外人。而我也希望母亲的哥哥能够时常来,因为,只要他来,便总是会变魔术似的给我变出许多零食。

在我看来,他和母亲之间,早已超越了以往的那种单纯的情爱,更多的则是融入了一种亲情在里面。逢年过节,两家人还会时常走动着,看似亲人又胜似亲人。

几年后,他的老伴离世了。父母知道后,很是为他难过。办完后事,他再次来到家中,对母亲说:“准备回乡下老家,也许,今后见面的日子便少了。”他走后,家中一度感到很是冷清。

前段日子,母亲不知怎的,总是会想起他。母亲说:“这年纪大了,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上次留的电话,怎么打不通呢。”母亲担心着他,而他又何尝不担心母亲呢。几天后,他托儿子带来了一些土特产,并且告诉母亲,他身体还行,让母亲放心。

一年一年,日子如流水般地过着。对于他,母亲早已将他当成了自己的哥哥,这样的情分,年年岁岁永远地留在了彼此的心间。

■家庭相册

母亲背上的雨

□林黎兴 文/图

上周末,我和太太、孩子去饭店吃饭。就餐完,忽然下起大雨。这场瓢泼大雨,把我们困在充满辣椒味的饭店里欲走不能,呛得难受。此时,母亲打电话来,问要不要给我们送伞来,我不假思索就答应了。

挂了电话我就感到后悔,这么大的雨,怎么能叫母亲送伞来呢?何况一直电闪雷鸣的很是吓人。拐过两条街,母亲的身影出现了,佝偻的身子,腋下夹着两把雨伞,在雨中缓缓移动。接过伞,一家老小就这样闯进了雨幕里。这场初秋的雨,把天空下得有点黑暗。我和太太各拿着一把伞;母亲牵着孩子,合着用一把



大伞。由于照顾孙子,母亲身体前倾,整把雨伞几乎都让给孩子,身体一侧的肩膀和背上都被雨水淋湿。

我看见雨水从伞尖落在母亲的背上。这场景我很熟悉,依稀记得40年前的南方农村,雨下得特别大的日子,母亲送我去上学,那时,没有雨伞也没有雨衣,农村的孩子只能剪一块塑料布披着跑去上学。南方的雨,像个长舌妇一样唠唠叨叨,一下就是好几天。母亲剪了一块大塑料布,披在我和她的背上,还用整个身子护住我。到了学校,我看到母亲一半的身子全是湿的。母亲骗我说:是妈妈这边的塑料布,漏了几个

大洞,没事,回家补补就好了。

母亲是一只老候鸟,像许多“北漂”老人一样,来北京帮我们带孩子。携儿上学时还是风吹乌发,蓦然回首已霜满白头。40年前,母亲为我上学路上遮风挡雨;40年后,母亲又为她的孙子纸挟情深。40多年的风雨路,我们的家庭几经挫折,但因为有了母亲在,像一只老鸟一样,呵护着整个家巢的完整。母亲从风华正茂,一路跌跌撞撞走向暮雪白发,母亲留在尘泥中的足印,清晰可见,那是母爱遥远的唱响,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雨声,更容易敲响我的心弦了。

我想起少年时的每一个雨天,我从村庄走出,去城里的中学读书。母亲身披雨衣,站在村口最高的地方,一直眺望远去的我。即使多少年过去了,她的身影依然似一座雕像,远远地、执着地站在我的记忆深处,为远去的我祝福。

